

蟹总
著

通往你的路

The Way to You

一段吸引与追逐、寻找与救赎、爱与怨交织的旅程
荷尔蒙爆表糙汉VS清冷潇洒女导游
新增万余字独家番外两则

那天，他唐突出现，挡住她头顶那片天，记忆猝不及防苏醒。
她知道，忘得了记忆，却逃不掉命运。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UAZHOU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蟹总
著

通往你的路

The Way to You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通往你的路 / 蟹总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7. 1
ISBN 978-7-5500-1933-1

I. ①通… II. ①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66717号

通往你的路

蟹总 著

出版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杨旭 袁蓉
特约编辑	张才日
封面绘图	三乖
插图摄影	蟹总
装帧设计	嫁衣工舍
版式设计	段文婷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670mm×970mm 1/16 印张 21
版 次	201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43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1933-1
定 价	36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6-316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: 1

云南，大理。

站前广场人潮如织，本地人、小商贩、背包客比比皆是。

也包括像余男这样的人。

她坐在车站对面的护栏上，两条腿悬在空中，嚼着口香糖，嘴唇慢慢蠕动，发出“哒哒”的声音。

天气很好，明灿灿的太阳下，凉风缕缕吹拂，天空幽蓝、深邃，没有云，偶尔有飞机从上方一掠而过。

余男眯眼看天，挪了挪屁股，栏杆太细，硌得肉疼。

她调整完姿势，继续看来往人群，又一波行人从门口涌出，大多面孔洋溢着笑容，或兴奋，或闲适。

一对情侣在不远处站定，背靠大理车站，举起手机，寻找自拍角度。

两人拍了一会儿，凑着头翻看之前的拍摄效果，女孩似乎不满意，嘟起唇指着身后车站和男孩说了什么，男孩为难，左顾右盼，最后目光锁定余男。

他低头安慰女孩几句，向余男走来，友好地问：“您好，可以帮我们拍张照吗？”

余男跳下来：“可以。”

她接过手机，他跑回她身边站好，亲密揽过对方肩膀。

余男调整角度，阳光下看不清屏幕，她侧头，直接看向两人。

“一、二……”她喊。

“三”即将脱口，男孩突然转头亲上女孩发侧。

朗空明日，女孩笑靥如花，男孩深情敛眸，画面在这一刻定格。

余男微愣，女孩明显也没料到，惊诧中带着娇羞，双眼小鹿般瞪一眼男孩。

男孩挠挠头，向余男跑来。

“谢谢。”他脸颊泛红，低着头，不敢看她。

“不客气。”

余男抿抿唇，伸手指向靠在围栏旁的牌子：“有需要吗？”

男孩终于抬头，看了看，又窘迫起来：“对不起，我们是穷游。”

余男笑笑：“没事。”

目送两人离开，余男坐回原来位置，刚才的插曲像没出现过，又恢复之前状态，她这次坐了很久，没人注意她。

艳阳当空，烤灼在余男身上，火辣辣的。

阳光在地面打下一片小小阴影，轮廓清晰，更显清瘦。余男动了动，从兜里掏出一块纸巾，凑到唇边，吐出口香糖，团了团，又塞回口袋。

几个人从前面经过，没走两步就停下，有人退回来，在她面前站定，居高临下地审视。

头顶日头被遮住，她笼罩在一片阴影中。

那男人体格十分健壮，肩膀宽厚，腿长脚长，双手插在兜里，一瞬不瞬地盯着她看。

后面有几人等着，惶惶恐恐，唯命是从的样子。

余男目光熠熠，昂头与他对视。

男人终于开口：“我们见过？”

是问句。

许是日光晃眼，她微微眩晕，又突然处在阴暗地带，泪腺刺激，眼睛竟有些发胀。余男移开目光，笑说：“搭讪也该与时俱进。”

男人一愣，勾个笑，走了。

余男再次暴露在白光里，她皱眉，低咒了句：鬼天气，真是要命。

男人没走两步又折回来，这次没帮她挡住阳光，站在旁边的位置，努努嘴：“什么价？”

她旁边立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丽江古城-玉龙雪山-泸沽湖，纯玩五日游，不进店不购物”，两行大字写得歪歪扭扭，像没走心的写法。

最普通的旅游路线，却是云南游玩经典，首次过来的人，不去这些地方，也算一种遗憾。

“三千。”她说。

男人触了触额头，吊着眼角：“值这个价？”

“值。”

对方要笑不笑：“怎么值法？”

余男指指牌子：“纯玩，不购物。”

“别家也做不到。”

她笃定：“做不到。”

男人没说话，复又低头看余男，目光笔直，丝毫不觉唐突、造次。

由于工作原因，她裸露在外的肌肤透出淡淡的蜜色，但不是本地人那种黝黑油亮，她肤质细腻，蜜色均匀，更像一种极致的健康的象征。

额头饱满，马尾高高束起，发梢不长，编成麻花状，更显俏丽、阳光。

男人又看了一会儿，问：“野导？”

余男下意识去摸导游证，这才忆起，前些日子和游客起了冲突，冲动下，出手打了对方，被旅行社放大假，现在正等待最后处理方法。

余男点头：“对。”

对方像闲来无事逗逗她，似乎也没什么兴趣，随便聊了两句便无下文，转身上了一早停在路边的商务车，扬长而去。

游松坐定，忍不住侧目，窗外那女人仍旧坐在之前位置，低着头，背微躬，不知在想什么。

目光下移，细细栏杆垫在腿根下，大腿微微凹陷。他的角度能看见对方臀部，牛仔热裤包裹紧实，呈现圆润、饱满的弧度。

上衣很短，腰很细，下摆流苏衬着腰间肌肤，隐隐约约露出牛仔里面的细带，黑色的一条。

游松不动声色收回目光。轿车加速，那抹单薄丽影被渐渐抛在脑后。

商务车在路上高速行驶，后面还跟了一辆，是吕昌民的车。

他闭眼小憩，不多时，电话铃响。

游松看一眼来电，接起来：“喂？”

对方说：“游哥，到没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吕昌民派人接的？”

“对。”他答，又问，“你那边的事办完了？”

“嗯，我在机场，晚上就能到大理。”

“速度点儿。”他说完打算结束通话。

对方兴致盎然，连忙又问：“多年不坐火车，感觉如何？”

游松之前和吕昌民有过两次很小的合作。

他这次为了大平地二期而来，吕昌民同他见面较急，让他务必在昨天傍晚前赶到，游松和几名员工刚好在成都，赶到机场时，无奈遇到空中管制，所有航班延后，衡量之后，叫张硕订了几张卧铺。

这样便比吕昌民约定的时间晚了一天。

卧铺车厢住了一家三口，小孩儿刚刚满月，半夜哭闹不断，火车慢慢悠悠，动荡不停，游松几乎没合过眼。

他转转脖子，忍不住笑骂：“别他妈提了，到现在头还疼呢，腰也不太灵活。”

张硕调侃：“这么如花似玉的年纪，就不行了？”他加重咬字又幸灾乐祸道，“你这状态，别让吕昌民给你绕进去。”

游松冷哼，吐出三个字：“不能够。”

那边继续笑，游松没想理他，直接掐断电话。

又行半个小时，商务车在海东镇东莱酒店停下，有人开车门，提行李。这里他不是头次来，轻车熟路，同接应的人拿了房卡，直奔楼上房间。

进了门，先去冲澡。

半刻钟后，游松赤着上身出来，腰间一条白色浴巾，将胯骨裹得凹凸、紧绷，脐下一溜暗戳戳的黑色绒毛，挂几滴水珠，日光里隐隐发着光。

他抬手拨弄湿漉漉的头发，短硬头茬在指尖跳动，水珠在空中划出微小弧线，落在他胸膛、腹间及地毯上。

他从烟盒里抖出根烟叨上，在窗前站定。

窗外洱海景色一览无遗，湖水墨蓝，蓝得无边无际，有微风卷起水波，泛着银色涟漪。远处苍山轮廓朦胧，像是披着雾霭薄纱，似幻似真。

侧侧头，能看见大平地的一角，钢筋、沙堆、废料，施工中的高楼拔地而起，相反却显得荒芜、萧落。

游松看了一会儿，指头的烟抽完，折身回去。

他仰躺在沙发上，随手打开电视，看了看，眼皮渐沉，不知何时竟睡了过去。

他是被急促的门铃吵醒的。

睁开眼，夜幕四合。

游松心下咯噔，第一反应是先摸手机。并没有未接来电，他用手抹了把脸，起身去开门。

张硕怨念叨咕，神经兮兮地往屋里偷瞄：“干什么呢？这么久。”

游松没理，又坐回去看手机，调出电话，拨打。

对方仍然关机。

张硕问：“打给谁？”

游松说：“吕昌民。”

“定的几点？”

“还没联系上。”

游松事前和吕昌民打过招呼，会晚到一天，对方表示理解，并问了车次，说派人去接。可从今天早晨开始，那边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。

张硕：“搞什么名堂？”

游松没吭声，目光定在手机上，若有所思。

直到晚上8点，吕昌民的电话才终于打来，他连连抱歉：“游老弟，对不住，公司突然来个项目，挺急的脱不开身，我去了外地，一周后回来，你看……”

游松连忙道：“吕总的事情要紧，您那边办完了我们再约。”

张硕够着耳朵听。

那边音乐震耳，人声吵闹，有女人嗓音隐约传来，语调娇腻，叫他快撂电话。

张硕龇牙咧嘴，伸出中指冲游松比画。

那边大笑：“老弟说话爽快，我喜欢。这样，回去我做东，好好款待款待你。”

游松咬牙，却笑道：“吕总您客气。”

又寒暄几句，挂断电话。

张硕愤愤：“这孙子搞什么鬼，逗咱玩儿呢？”

游松目光黑黢：“他想拿，先让他拿着。”

“你说，他是不是看出点什么？”

游松冷笑：“他妈的亏心事做得多，难免小心谨慎。不过，我们是生意人，正经跟他谈生意，问题不大。”

张硕皱皱眉：“你说，他真知道津左的消息？”

游松沉吟：“刘大疤说云南这边的经手人是吕昌民，可过去了十七年，蒋津左……”他话说了一半，抵唇沉默。

张硕大着胆子：“要是她已经死了呢？”

游松斜他一眼，张硕自动闭嘴，半刻后，听到他说：“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回不了头。”

张硕没话说了，撑着后脑靠在沙发上：“接下来怎么做？空出一周时间，回济南还是沂县？”

游松说：“这是漫长计划，急不来。”

好一会儿没说话。

游松手肘抵住膝盖，望向窗外。

附近居民不多，人烟稀少，湖水远山仿佛沉睡，遥遥月色，照不亮整片夜，只见一缕波光飘飘荡荡，显得冷静、淡薄。

他眼前忽然浮现一道身影，凉得好似窗外月光。

游松没说回济南还是沂县，只笑了下：“先去吃饭。”

：2

转天，游松张硕去晨跑。

晨间阳光和煦，辐照整个大地。

他们绕湖慢跑，已经有游客早起拍照，游松望一眼人群，忽然问：“忙这些年累不累？”

张硕愣两秒，下意识说：“累……”说完又赶紧补充，“不过，找到刘大疤，心里总算放下一块石头。”

游松说：“那正好，留这儿玩几天。”

张硕脚步不由慢下来，眼睛滴溜溜盯着他背影，反应了一会儿，追上去：“你是说旅游？”

“不想去？”

“去去。”张硕笑逐颜开，连忙点头，“那待会儿我去找导游。”

“……不用。”

吃过早饭，游松让这次的随行人员先行返回沂县，他和张硕开车往大理火车站去。

吕昌民得知他们要留在大理，特意给派了辆别克商务。

游松不好拒绝，只能顺应他的“好意”。

天气依旧很棒，比昨天多了许多团云，低低悬在空中，似乎触手可得。

一路上植被环绕，笔直公路横亘在苍山洱海之间，眼前一切仿佛是上天镌刻的画作，碧绿、湛蓝、雪白、浅灰，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，他们开着车，肆意画中徜徉。

张硕心情极好，哼着歌，手指在方向盘上轻点节拍，不时从后视镜里偷瞄游松。刚才他提出要来火车站，张硕本来摸不着头脑，诧异之下，也没多问。只见他闭眸靠

着，眉目平阔，唇角微扬，神情也前所未有的放松。

一路畅通，别克稳稳停在站前车道上。

张硕侧头叫了声。

游松睁眼，往窗外看去，只一眼，便瞧见了她。她还在昨天的位置，没坐着，背对他们，正和面前的一男一女说着话。

游松摇下车窗，灰色身影染了鲜活的颜色，周遭一切都明亮起来。

他眯了眯眼，不住地打量她，她还穿着昨天那身，很简单，下摆点缀流苏的白色T恤，牛仔超短裤和一双运动鞋。

她身材很好，脖颈修长，细如脆枝；衣摆流苏下，窄腰若隐若现；还拥有一对美腿，修长、笔直、曲径分明，大腿内侧有个凹窝，细细的一条，能让人产生无尽遐想。

整体给人的感觉……很软。

只是……结在脑后的麻花辫，风吹不动，似乎带着一股韧度。

游松从上到下看个遍，目光落在她的臀部，他用双眼衡量她的胯骨宽度，双腿、臀部及上身比例。裤子太短，堪堪遮住腿根，大腿靠上的位置，横着一条五公分的红印，是刚才久坐留下的，颜色扎眼，区别于别处，显得更禁忌。

好色是男人天性，感官最先接收的是女人的身材、脸蛋儿，最后才是心灵。那些信誓旦旦，承诺至死不渝爱着灵魂的都是狗屁，男人眼中更在意女人的下半身。

而余男，恰是可以满足男人一切性幻想的女人。

张硕眼神跟过去：“看什么呢？”

游松没答他。

外面那男人已经掏出钱包，抽出一些纸币，数了数，交给余男。余男手指飞快，最后点点头，把钱塞进臀后的口袋里。

她转身，拿起牌子，那一男一女相继跟上。

游松目光笔直，看她带着人往这边儿来。

十米距离，九米，八米，七米，六米……

一步步，越来越近。

余男侧头，目光似乎落在这边，一晃神，又像没看。

几人就要越过别克。

游松开车门，手掌撑着车顶站定。

“欸……”游松叫了声。

他嗓音慵懒，带着极具特色的沙哑，不惹人注意都难。

路过的两个女孩被声音吸引，一回头，见车边靠着个高大男人，傲慢懒散，似笑非笑。在这里，像游松一样人高马大的汉子的确少见，更何况他自身属性略痞，是那种粗犷的帅。

女孩频频回头，互相耳语，含羞带怯地偷偷瞄他，甚至拿出手机拍照。

游松浑然不觉，目光始终定在别克斜前方的那人身上。

余男驻足，也抬头看他。

游松勾勾手指：“过来。”

余男没动，侧着身，没什么表情地回视他。

游松只好隔空说：“给你送钱，你不要？”

余男顿了下，抿抿唇，终是和那两人交代了句，往这边过来。

游松目光跟着她，眼前倏地闪过一道蓝光，他微眯了下眼，又看过去。

她衣摆流苏下，有个蓝色光点，随她摆胯忽灭忽闪，是个脐环。

游松视线被那抹蓝光吸引，始终移不开眼，余男已经走近：“什么事？”

半晌，他方抬眸，笑着说：“明知故问。”

余男皱眉，想转身。

他说：“怎么，有钱不赚？”

余男目光研判，问：“哪天？”

“今天。”

“今天有人预定了，要等五天以后。”余男抬起下巴，意指前面那对情侣。

张硕不知何时出来，高高的个子，手肘支在车顶上，小有兴致地看着两人。这架势显然不是第一次见面，他心中啧啧，忽然明白游松赶过来的目的。

张硕喜欢看热闹，正起劲儿，游松突然转向他，抬起下巴。

张硕一惊，心思稍微转了下，就知道他的用意，他站直：“等一下。”说完朝那两人方向去。

游松转回头继续看她。

余男不知他看什么，懒得搭话，便低头不吭声，却听他问：“生意还好吗？”

余男说：“凑合，就混口饭吃。”

游松问：“多久了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在这儿站多久了？”

余男没说话，对上那双深眸，她仰着头，觉得颈部肌肉都绷紧了。

两人就站在路边，身后是一溜地摊小贩，烧烤摊、炸饵块、梅菜饼，各种各样的味道混合交融，空气算不上好，却也是人间烟火味儿。

后面有红薯车经过，余男背对着，在想问题。

游松目光没移开半分，却忽然伸出手臂，顷刻间，余男感觉后腰一紧，异于常温的大掌透过腰间流苏，贴在皮肤上。

游松微微施力，把她往自己身前收了收，几秒的时间，又规矩地放下来，整个动作得体又绅士。他把手放回口袋，无意识搓了搓，那触感滑腻溜手，就在摩擦轻捏她皮肤那一刻。

如他想象，真的很软。

余男冷下脸：“你可以拉我手臂。”

游松说：“我也可以不拉你。”让她直接撞车上。

“那你还拉。”

他看了她两眼，忍不住笑：“好心没好报。”

两人说着，张硕已经带那对情侣过来，对余男说：“我和他们商量过了，我们组团，共同旅行，路上人多也热闹，遇到麻烦能互相照应。”他冲她眨眨眼，“你拿双份儿，只赚不赔，怎么样？”

余男没应，旁边儿的人却说：“好主意。”

余男瞟他一眼：“我之前答应他们……”

“余姐姐，没关系的，这帅哥说得对，人多热闹嘛。”说话是那个叫章启慧的姑娘。

余男无语，是这姑娘强烈要求“一对一”服务的，刚才还像捡了大便宜，没多久，就换了一个人。

章启慧男友叫石明，肤白体瘦，是典型的南方人。他拉住章启慧手指，低声叫：“慧慧。”

章启慧嘟起嘴，揽住他胳膊晃了晃，声音软腻腻的：“这一趟出去，咱们两女一男总归不安全，这里少数民族多，语言不通，又人生地不熟，外一碰到什么坏人呢？有两位哥哥在，也安全点，你说呢？”

几人站在烈日下已经很久，游松怕热，额头已经密了细汗，黑色T恤的胸口被汗液打湿，颜色加深，把胸肌线条描摹出来，整个人显得越发强壮。

他摸出烟盒，先递一根给石明，对方一愣，明显没想到。

递烟是男人间传递友好的信号，石明有些窘，顿觉自己小家子气，赶紧摆手：“谢谢，我不会。”

游松笑笑，抖出一根叼上，剩下的整盒抛给张硕。

他低头点烟：“张硕是市散打冠军，体格比牛还壮，一个顶十个。”

张硕含着烟，愣了下，赶紧配合道：“对，对……”

章启慧见到游松后，目光炯炯，不时抬眼偷瞄他，拽着石明胳膊来回晃：“好不好，到底好不好呀？”

石明哪好意思再说不，只好点头。

几人齐齐看向余男，她不傻，哪有有钱不赚的道理，点一下头：“没问题”。

游松勾唇：“那上车。”

章启慧首先冲了出去，正要开车门，余男说：“等等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先付款。”

游松咬着烟卷，眯眼看她，顿了会儿，伸手从屁股口袋里掏钱包，抽出一打，大概数数交给余男。

余男接过，数都没数：“不够。”

游松微楞，随后笑了：“多少够？”

“六千。”

“坐地起价？”

余男解释：“按人头算，一头三千，两头要六千。”

章启慧被逗笑，笑声咯咯的，暗地捏捏石明的手，觉得这趟越发值了。

游松吐了口烟，转向张硕：“你那头自己付。”

张硕：“……”

余男终于把钱收齐，连同石明他们的，折起来厚厚一沓，塞在后臀口袋里，鼓鼓的。

张硕问：“现在可以上车了吧？”

“还不行。”余男掏手机，“我打电话安排车。”

张硕问：“不坐我们的？”

“不坐，我会联系。”

张硕看向游松，后者双手交叠在车门上，瞥一眼余男，最后点点头。

他问：“这车怎么办？”

游松说：“找个停车场扔着，回来再取。”

：3

张硕去停车。

其他人站在路边等着。

不多时，一辆半旧面包车在众人面前停下，是辆金杯，八人坐，开车的是位白族大叔，穿着对襟短袍，黑色宽腿裤，头上包着白头巾。

他下来冲大伙微笑，余男上前和白族大叔说话，两人讲的方言，叽里咕噜，其他人面面相觑，根本听不懂。

余男面容带笑，语调柔和，完全不是刚才那副冷淡模样，无法想象，那么绵软的话会从她口中说出。

游松盯着她嘴唇看了会儿，下意识去摸烟，才想起刚才整盒给了张硕。

余男给大家介绍：“这位是老胡，白族人，只会简单的汉语，不过人很好，技术也好，驾龄久开车稳当。”

大伙儿互相打过招呼，章启慧不大乐意，小声抱怨：“余姐姐，没有好点的车么？这车又脏又破……”

其他人并没异议，余男便没接话。

石明揽过她小声劝了两句，她刚才声音小，加之语言不通，老胡没听出什么，热情上去接行李。石明摆了下手，自己把行李抬到后备箱。

游松立在车边没动，他手上提了个半大旅行包，黑色，皮料，看质感价格不菲。

几人站了两分钟，看到张硕由远处跑来。

游松掐了烟先行上车，坐在后面中排，章启慧和石明也跟着上去，坐了最后一排。

余男站在原地等待，直到张硕放好行李，上了车，她才在副驾位置坐好。

张硕大刺刺尾在游松身边，坐下时，惯性撞到游松肩膀。

这排座位少，两个男人，都是人高马大，中间还夹一个黑包，本来就逼仄的空间显得更加局促。

游松踢他一脚：“滚后面去。”

张硕切一声，嘀咕：“稀罕。”

金杯已经汇入车流，渐渐加了速。

张硕猫腰转到后方，朝两人笑笑：“咱挤挤，聊天方便。”

石明和章启慧都属于瘦小身材，三人坐在最后一排倒也还好。

章启慧是第一次出来旅游，很兴奋，拉着张硕互相介绍，一点不见生疏。

几人说了会儿，她看向前方游松，身体前倾，双手扒住椅背：“哥哥，你叫什么啊？”

游松侧头：“姓游。”没说名字。

章启慧“哦”一声，甜甜地叫：“游哥哥。”

游松头皮发麻，和气地说：“叫游哥就行。”

章启慧吐吐舌头，“哦”了声，还想说点儿别的，可明显他无意搭腔儿，便鼓鼓嘴坐了回去。

车流渐少，马路渐宽，老胡开得四平八稳。

车子很快开离大理站，熙攘的人群和路边商贩逐渐缩小，最后消失不见。

外面的喧嚣化为一室寂静，唯有沁凉的山风从半开的车窗吹进来。

山风将余男发丝吹乱，右侧发鬓的细小绒毛一股脑扑到脸上，像只手，温柔地抚摸。

吹得痒了，余男皱鼻子，拿手挠了下，把嘴角发丝拨到耳后。

过了一会儿，大伙儿都稳定了情绪，余男准备说话。

她抬头，不经意瞄到后视镜。

游松在看她。

一双鹰眼，带着股锐利的锋芒，还带了点打探的兴味。他鼻梁高挺所以显得眼窝极深，瞳仁乌黑乌黑的。

他就透过小小后视镜看着她。

余男面无表情，抿着唇，盯着那双眼睛，目光冷冷的似山涧的风。

她侧过身，清了清嗓子。

大伙将目光都聚焦在她脸上。

她说：“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叫余男，剩余的余，男女的男，大家可以叫我余导或小余。很荣幸有机会为大家服务，中国这么大，能在大理相遇也算一种缘分，希望接下来的五天，我们能够相处愉快。我之前是青旅的导游，入行时间长，这条线路跑了许多次，所以请大家放心，我会用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带给大家一个绚丽多姿的云南。我们行程不多，不抢时间，你们只需要放松身心，跟着我的节奏，随看，随听，随感受。最后，希望大家能收获不一样的体验。”

很官方的介绍，声调是行业独有的抑扬顿挫。

她顿了顿，又说：“下面大家交换一下电话号码，脱团了可以电话联系。”

大伙窸窸窣窣低头找手机，除了游松。

余男看他一眼，没理。

她先报了自己的电话。

张硕提高音量：“哎哎，余导你慢点，13836多少？”

她又慢慢说了一遍，大伙都闷头记。

余男看游松：“你不记？”

他块头很大，独占一排，横在最前面，实在让人无法忽视。

后面角落里的石明几乎被他全部挡住。

他双手环胸，上臂隆起紧实的肌肉。两腿叉开，膝盖几乎顶到前排座椅。

很霸道的姿态。

“记住了。”

余男：“……”

张硕插话：“他脑袋好使，过脑不忘，之前老用这招钓妹子，以智商优势吸引美女眼球。”

他语调酸溜溜的，游松侧目，逗他：“你羡慕？”

张硕哼一声，无话可说。章启慧欢快接话：“真哒，游哥，你智商多少？”

余男没管他们闲聊，冲着脖子绕过游松，从旁边看石明：“石明，记好没？”

石明答：“记好了。”

“好。”她又说，“大家把电话报给我。”

章启慧趴上前面椅背，举手：“我先来，我先来。”

车子行了半个来小时，突然变道，从公路上拐下来，两旁是清一色白墙灰瓦的白族民居，一栋栋错落有致，门前有白族大娘纳凉做活计，还有三两个孩童嬉笑打闹。

一条羊肠小道曲径幽深，转过一个弯，蓦地豁然开朗，前方出现洱海一角，湛蓝湖水平静流淌。

有渔船从面前经过，渔民站在船头，戴着斗笠，撑着篙，吼起两嗓子。

远处苍山如黛，连绵起伏，山顶烟雾袅袅，犹如海市蜃楼。

眼前画面和谐而安宁。

车靠边停稳，余男下车前交代自由活动十分钟，可以拍照或去洗手间，不要走远。

这里是大理最有名的临湖客栈群，客栈样式颇具特色，或古色淡雅，或小资文艺，两三层的小楼栋栋依湖而建，临湖有长廊和桌椅，供游人小憩或拍照。

章启慧最先跳下车，兴奋得啊啊大叫，拉了石明去拍照。

游松最后下车，空气清新，忍不住松松筋骨，扭动脖子。

张硕摊开手臂喟叹：“来去匆匆的没啥感觉，这次的景色倒是好。”

游松说：“心态不一样。”

张硕眨眨眼：“心态好还是人好？”

游松勾唇，意味不明：“都好。”

张硕凑近他嗅了嗅：“我闻到股骚味儿。”说完哈哈笑，“你现在正好是狼虎之年，可以理解。”

他抬腿踹他：“滚蛋。”

张硕拍掉屁股上的鞋印：“走啊，去拍照。”

游松低头点烟，朝他摆摆手。

张硕也不劝，独自向远处的两人跑去。

游松往前走了一段，半靠在一处栏杆旁默默抽烟，眼睛看向右侧小路。是刚才余男消失的方向。

一根烟燃到尽头，在栏杆处碾灭，四处看了看，将烟蒂揣回兜里。

远处，章启慧和石明拍完，又拉着张硕拍，摆出各种造型，完全把他当成背景，张硕动作僵硬，石明则一脸无奈和纵容。

游松笑笑，又点起一根烟。

刚抽了两口，就见右侧小路的人回来了。

余男肩上多了个小巧的双肩包，手里提着硕大的旅行包，看上去不轻，小小的人，提着有些吃力。

游松盯着她看，微佝偻着背，没动。

余男似乎往这边瞟了一眼，身形一顿，朝他走来。

那人臀部抵在栏杆上，肩膀宽厚，舒展最放松的姿态。单腿微曲，单腿直立，腿型修长而健硕。

他眼神坦荡，追随她的步伐。

身后湖水潋潋，他却泰然自若，只有鼻端烟雾缭绕，画面一动一静，仿佛相机随便一框，就能捕捉一幅颇具质感的照片。

余男在他面前站定。

他太高，即使是半靠姿势，她也需要微微抬头。

游松架起一只胳膊，另一只手肘垫在上面，夹着烟。

他手臂很壮，体毛重，皮肤粗糙，手掌宽厚，像没进化完整的……“兽”。但线条还算流畅，连接手背有清晰的脉络，一条条，舒展交错，狂野又缜张。

余男打量一阵，不躲不闪对上那双深眸，目光静若寒潭。

游松手指动了动，烟还没到嘴边，她忽然踮脚夺下他的烟。

他竖起的手指还立着，也没恼，问：“不准抽烟？”